

许国璋文集  
2



商务印书馆

# 许 国 璋 文 集

- 2 -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国璋文集 (2)/许国璋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675-X

I. 许… II. 许… III. ①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②许  
国璋-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072 号

Xǚ GUÓ ZHǎNG WÉN JÍ

许 国 璋 文 集 2

许国璋 著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675-X/H·691

---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0 千

印数 1 000 册 印张 16 1/4

定价: 28.00 元



1947年—1949年许国璋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留学时摄。

1947-1949



许国璋先生于1988年  
10月在长沙铁道学院  
讲学。



许国璋先生于1991年  
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  
参加学术讨论会时  
摄。

# 目 录

回忆学生时代 .....	1
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 .....	13
论语言学不宜分国界 .....	16
希望于《国外语言学》的 .....	20
在 1986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	26
评介古宁编《英语组语辞典》 .....	29
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的特点 .....	36
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 .....	52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Its English Language Needs .....	71
China Reading the English-Speaking West — A Sample Study .....	82
Code and Transmission in Cross-Cultural Discourse — A Study of Some Sampl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	97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111
美国他语人英语教育学述评 .....	121
读郑艾伦的《香港的双语教育问题》 .....	153
提高教育质量之我见——在北京市语言学会应用语言学	

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节录) .....	156
祝清华文科新生 .....	159
谈谈自学和校学的不同 .....	161
关于外语教育的思考与评论——“编者的话”(载《外语教 学与研究》1986年—1993年各期,计18篇) .....	163
写在卷首——《基础英语教学论文集》 .....	198
评介《应用语言学和中国英语教学》 .....	200
《中国英语教学史》——一部考订详实的教育史 .....	203
评介《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英语教学学术论文汇编 .....	216
Foreword to the Essays on <i>ELT in China 1992</i> .....	220
评《英美报刊选读》 .....	222
Foreword to a New Coursebook — <i>Communicative English for Chinese Learners</i> .....	226
致方碧辉同志的一封信 .....	235
《各国语言手册》序 .....	236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词条 .....	241
艾迪生, J. (Joseph Addison 1672 – 1719) .....	241
斯梯尔, R. (Richard Steele 1672 – 1729) .....	242
约翰逊, S. (Samuel Johnson 1709 – 1784) .....	242
鲍斯韦尔, J. (James Boswell 1740 – 1795) .....	245
雪莱, P. B.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 1822) .....	246
鲍士威文稿及其他 .....	253
爱默生论莎士比亚 .....	271

莎士比亚十二赞选注 .....	283
英美文学名篇选注 .....	299
雪莱的《云》 .....	299
《吉朋自传》片段 .....	306
弗瑞德列克·达格勒斯——一百年前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伟 大领袖 .....	315
John Milton <i>Areopagitica</i> .....	326
Joseph Addison <i>Sunday in the Country</i> .....	342
Edward Gibbon <i>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apter 1 (Selections)</i> .....	349
《圣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欧洲文化读本》的第一章 .....	385
耶稣其人其事 .....	405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和他的 哲学探索 .....	423
Lu Xun's Lehrjahre in Japan and His Philosophical Quest .....	443
新兴的一种小品文——视播小品 .....	456
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一讲——引言 .....	464
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二讲——文明和文化 .....	472
“世界英语”与“英语世界” .....	492
Well Aimed and Well Loved— Congratulations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i>The World         of English</i> .....	495
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	



Yes, Such Inspired Scenes Did Exist .....	498
在“从中外古今名著中汲取知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	504
知识分子要读书争气 .....	506
读书诸相 .....	523
纽约马拉松散记 .....	527

# 回忆学生时代<sup>\*</sup>

## 作者简介

许国璋，浙江省海宁人，1915年生。193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6年转清华大学。1939年清华外文系毕业后，在交大、复旦任教。1947—194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攻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迄今。现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著有《许国璋语文论集》、《欧洲文化史引论》等。国外演讲：1979年在东京英语学会；1980年在纽约TESOL年会；1983年在檀香山东西中心文化交流与语义讨论会；1984年在牛津大学约翰孙二百周年纪念会；1984年在香港世界阅读学会年会；1985年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中文系；1985年在檀香山东西中心讲中国的现代化与哲学。

我生于1915年，今年已是七十开外。今应上海外院之嘱，写七十忆旧。自六岁入家塾起，写下能记起之事，自娱而已。

塾师乡试未中，学新学以适时尚，教国文，也讲算术。用纸做气球，中置烛，升空五尺，即焚毁，也不自惭，曰：实验者，失败多，成功少，风停，可以再试。后竟未试。但“实验”一词印上童心，也是

---

\* 载《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

一得。国文(今称语文)读《古文观止》，不讲，晨带读一二遍，下午要背。先秦之文难解，两汉尚可领略，唐宋诸家，读之神驰。一日，读墙上对联“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之句，初不以为意，忽似有所悟，心神愉快。后读我乡观堂先生文，乃知这即是境界，但这是入大学以后之事。

十二岁进嘉兴秀州中学，时在1927年。此校始为美国教会所办，创于清末，是年收回自办，请老校友一人任校长。他毕业于之江大学，到美国读过书，得硕士学位，颇受新文化影响。初二起有化学实验，每二人一盘试剂，约二三十小瓶，置柜中一格，用毕锁上。老师讲到发明家名字，即用英语读出；一边板书化学方程，一边用英语说明。学生不甚懂得，仅以模仿为乐。虽是初中，已设有选课，我在初二初三选了应用文、心理学、人生哲学、宗教概论等。不脱课，不缺考，总能及格。英文，一周六节，只有朗读，听写，拼写，不讲课文，不讲语法，更无语法分析。读物，西方民间故事，一百多页之书，一学期读五六十页。平时好玩，叫背，迳说背不出，便坐下，师也不甚责。不久寒假，老师说，春季开学罚你连背十页，佯应，心想到时再说。寒假在家，睡在母亲房里，一日早醒，不敢惊动，出书试读，第一页完全不懂，看到页底，原来还有注释，再读，得其半，至第二页，始得大意。低声读下去，渐足以发。如是五日，不觉已读了二十多页。倦极而睡，正熟，母亲推醒，以为我梦魇，不知我在梦中背书。开学，老师问：十页之约记否？我起立大声背书，一口气即是五页，师说够了。读书自觉进行，总有收获，前提是老师不逼不催。

心理学老师毕业于光华大学，张东荪门下，通英文，上海书局寄书嘱译，颇知国外新书。时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欧人颇喜从哲学上探索治世之道，免再遭战乱。小说家 Wells 写《世界史纲》，以增进各国了解，避免战争为宗旨。自地球有生物起，述历代演

变,至于近世。书出,风行十余版。我问:学问之道如何?答:学好英文,看外国书。又问:什么外国书?他随即将桌上威尔斯之书打开,“你看看。”我拿过翻了大约十来页,除插图外,什么也不懂,只记得 nothingness and nothingness 一句,盖威尔斯天文学知识有限,以为银河系以外,悉是“空无一物”。然而睹恐龙之巨,始识生物之奇观。“空无一物”,乃知宇宙之浩渺。大书在手,亦何妨翻阅;自学是可能的,读国外大书亦不足怕:这个见识之取得,应归功于这位青年教师(我想大约二十四、五)不因我读不懂而不以大书示我的气度吧?

教师有办教育的理想,是这一中学的特点。上海《新月》杂志创刊,老师在图书馆特为介绍。有胡适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介绍者指出文章的新见解。一时争读《新月》,尤喜读闻一多、徐志摩之诗。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作文,格式似学术论文,附书目,以引用《东方杂志》、《胡适文存》示博览。高中学生英文作文之佳者,展示于阅览室。初中生读之,自许曰:此亦可及也。有中文讲演与英文背诵比赛,每年一次,自由报名参加,自己练,不依赖教师。有学生会,自管膳食,有一年发现贪污,成立法庭审理,传讯评议有序。每级年有级刊,毕业班有纪念刊,铅印出版。人人写稿,主编定稿。主编往往在上海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运动会,球赛,悉用英语;数学、理化、世界史地、选修诸课上,专门词语用英语。英文课重名篇朗读,不提倡生活英语,且以满口英语为可笑。今天有些地方重日常操练,轻文化素质,是完全另一种做法。

十五岁到苏州读书,进东吴大学附中。1931年升入高一。秋季开学后,某星期天,连日阴雨,不想上街,正枯坐,忽听门外叫喊:“不好了,日本人打进东三省了!”急外出看报。《申报》直排通版标题:“日本大举侵我东省”。这天是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

事件的第二天。从这天起，学生请愿、游行，外出宣传。无心上课。12月，学校提前放假，学生纷纷回家。次年1月，日军侵我淞沪，春季开学延期。我在家耽了四个月，自己看了点书，决定了我此后读书的道路。

哥哥大我五岁，他1922年入中学，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那时青年，竞相购置上海出版的洋装书，而灰弃线装书。洋装书主要是新文化作品，胡适的书尤为风行。我趁学校停课，读了《胡适文存》里的《红楼梦考证》，又读《尝试集》，《短篇小说》。今天看来，这些书起了启蒙作用。(1)文学是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尝试集》有的诗好，有的不像诗，正好说明是“尝试”。因此，读文学作品要耐性，要看下去，直到看出味道。(2)《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以悲剧告终，为中国文学添了一部难得的悲剧作品。因此，悲剧是可贵的。(3)关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值得注意，法国短篇小说尤其值得注意。在此以后看书，态度不一样了。即使作家不熟悉，题材不熟悉，第一页完全不懂，也能坚持了，像个大人了。

四个月读书，最得益的，还是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读的是周越然注的《莎氏乐府本事》。读时非常吃力，一页生词多达二三十个，首段查后，末段已忘，找前注之义，竟又不得，只好再查。几十页读后，似懂非懂，于是弃辞典，只看周越然注，能粗知其意，注文在书末，翻阅不便，舍注而读，亦渐渐懂得，及最后三个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不查书，也不读注，生词多，无法读懂之段，亦不滞留，读可懂之段，尚不失线索，佳句也能看出一二。全书读完，又将三个悲剧本事重读一遍，这是1932年春天的事，收获如何，也不计较。

不久，学校复课，班上同学偶有难句不得解，问我，我也有解通的，问愈多，解通也多。今天分析起来，在家读书，出于自娱，不顾生词而观句子全局，正是读书良法。回校后仍用此法，所懂渐多。

然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

高二，有《英美文学入门》一课，吴县吴献书先生所教。先生重整段朗读，启发学生欣赏文章内容，一星期三节课，读一名篇，学生循其法而学之，亦不甚苦。书的最后有一长篇，三十页，一万二千字。时在冬季，室内坐着脚冻，走动取暖，取长篇朗读，第一遍约五小时，以后稍快，最终亦不少于三小时，三四遍以后，易懂之段即时读时背，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入门。

“长篇”指莎剧《该撒大将》的本事。作者不是十九世纪散文家兰姆和他的姊姊，而是剑桥大学文学教授 Quiller-Couch。兰姆写本事，以莎剧民间故事为主，不取历史剧。Quiller-Couch 则专写历史剧，叙事兼及时代背景与人物性格。《该撒大将》中有两篇演说，用对仗体，三四遍可以背熟。Quiller-Couch 能文，把这一历史剧写成纪事本末长篇，而原作精神仍在，读之感人，然并不知道 Quiller-Couch 何许人。

这年大考只有一道题，“重述该撒本事”，我答得很详细，句子也比较顺。句法也有变化，只觉得无心造句，句子自成。犹忆吴献书先生在初中三年级教英文，只用半个小时五六个例句教了形容词从句与分词短语两个语法大项，最后说，这类句子你们现在还出不来，不要硬去模仿，日后见多了，自然会做。到了高中又碰上吴先生，一篇习作证实了他的判断，然此诚教育家之判断也。

[附注：当时没有“简易读物”，一年级即读原作。Lamb 姊姊写莎剧本事，目的是为儿童写出“培养情操之作品”(strengtheners of virtue)。其用词，绝非唯易是选，唯难是弃。力求与莎剧神韵相一致，绝不用莎翁当时不可能出现之词。《本事》非今之所谓“改写”，而是以散文代诗剧的文学创作。Lamb 是莎剧评论家，又是散文家，又是热爱孩子们的作家，读 Lamb，神驰于几百年前的罗马，威尼斯，佛罗那；读今之改写本，读电影说明书耳。Quiller-

Couch 写《莎氏历史剧》，有序，不到千字，提到 Lamb 凡六处，自云“不敢称此为续作，二人文章卓绝，非所敢冀。”当然，以上是我四十岁以后的认识。]

1934年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图书馆不开架（东吴藏书不富，但开架借书，我常去），但陈列新到之书在柜上，月一更换，任人翻阅。阅报室长排斜面桌上陈国内中英文日报，上海有一英文晚报，美商所办，每日刊登美国期刊文章一二篇，占一整版，文史俱有。晚饭后读之，年少，遇有好文章，站一二小时不知倦。是为读外国报刊文章之始。

1936年夏天，我到北京旅行，即在北京考上清华西方语文系二年级。清华外文系课程以欧洲文学为对象，以欧洲文学通史为基础课，更有断代诸课（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十八九世纪文学，当代文学），益以品类诸课（戏剧、小说、诗）。外国大学文学系，注重目录学和版本学，清华无此。1934年布龙菲尔德所著《语言》出版，清华有此书，但未设语言学一课。图书馆设计好，藏书多，开架借书，极便。1935年华北形势日急，清华内定南迁，精本图书已运至长沙。借书无着，馆员有时答“装箱”，即是指此。但是，库中藏书仍是不少。阅览室里，外国期刊任人阅览（每本有链条固定）。1930年代的清华，抗日空气很浓，学术空气也很浓。从只重理工的交大到五院二十多系的清华，生活大不一样。五十年代的清华，又由综合大学变为理工专科，现在交大与清华都在向综合发展，敬祝两校成功！

1937年6月23日，我回南方过暑假，旋即结伴到普渡。7月中旬，回上海，京津已陷。8月13日，上海战起。学校通知，定10月在长沙开学上课。我从杭州出发，循浙赣路经株州抵长沙。11月，文学院移南岳山里圣经学校。从此时起到1939年夏，历南岳，蒙自，昆明三地，过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三年级时听燕卜荪

课。四年级时问学于钱钟书先生，执弟子礼至今。

今人提起西南联大，无不想到昆明。然联大的开始，实在长沙，而文学院的开始，实在长沙之南的南岳，距长沙一百多公里。南岳是山名，又是山脚下的市名，有公路通长沙，自南岳市上山，约半小时，有白龙潭。潭背大石壁，山水下泻，是衡山一景。过潭，山凹处，有房几十间，砖木结构，平整明畅。前有草地，可容一二百人。此长沙圣经学校之夏令营所在地，联大租用，文学院在此上课。11月，中文系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罗常培、钱穆，哲学系金岳霖，外文系吴宓、又新聘英籍教授燕卜苏，均已来到，学生一百多人。图书馆有牛津《世界名著》丛书，新从香港运到。学生自长沙到达之日，床位，桌椅，教室，饭食都有着落。一切定当，接着就上课。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迳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外文系吴宓教授，教欧洲古典文学有年，匆匆南行，未曾带书，讲荷马史诗，日必林间散步，逐章回忆，尽得细节而后返，认真如是。然而接触最多，作业最频，是英国人燕卜苏。

燕，剑桥优等毕业，大学时出版文论，剖析诗义有创见，文坛侧目。先在东京执教，1937年秋来华，讲课时于南岳山中。开三年级英语，用商务版三卷本《当代英美散文选集》，又讲莎士比亚，两学期各讲四个剧。学生作文文法有误，或不改，或改而不评；行文不贯，改，偶或加评；文不达，而有思想，助其达；文字华丽，作老生之谈，指出其空泛；文达而无新解，不评，也不给好分；文达而有新解，小误不足病。燕对南岳三个月，极有感情，有诗抒意，后加以扩展，是他的《诗集》中最长者。题曰“秋天在南岳”（Autumn on Nan-Yueh），记从英国搭飞机到香港，经广州长沙到南岳，在南岳住下。诗意诙谐，不易全解。今择最亲切之句译出，译句力求明白轻快，现其精神。共得十节，每节下略加注释。



(一)

空路，铁路，公路，  
我到南岳，苔深处，来住。

注：空路，自英到港；铁路，广州到长沙；公路，长沙到南岳。苔深处，湘地多雨，秋天尤甚。圣经学校已多时无人居住，新来者便觉处处苔痕。

(二)

四人居室，两位教授将就，  
谈心，论道，不缺朋友。

注：将就：以幽默对付祸难，知识分子有此气度。“不缺朋友”，译 *The souls aren't lonely now* 一句。

(三)

原有的图书馆已经放弃，  
蕴涵的，讲台上——剖析。

注：这是极好的一句

*The abandoned libraries entomb  
What all the lectures still go through.*

是谓，北京藏书已陷敌手，但书的内涵在讲堂上讲解如故。entomb 与上文 abandoned 相呼应，又点出下文 still go through 的精神。

(四)

真奇怪，明白的忽然难懂，  
搔搔头皮，求一个讲得通。

注：书在，有疑随时可查；今失，明白的变得难懂，只好苦思求解，可以面对学生。燕师此话是何等真诚。

(五)

读一首诗。衍文讹文得管：  
读搔读着，诗境更远更宽。

注：衍文、讹文，指 *textual variants*。莎剧手稿，异读颇多，版本家各持己说，教时不得不提。诗境更远更宽，译 *We teach a poem as it grew* 今时髦文论家所谓“接受美学”，燕视为极平常之事。